

男孩被拐31年後回鄉認親：父親中風，母親是微信好友已去世

摘要：1991年夏天，徐劍鋒在南方大廈走失，一個家庭的命運徹底被推向另一條軌道。母親楊素慧留在廣州尋找兒子26年，因患肺癌于2017年去世。徐劍鋒被惠州一戶漁民家庭收養，在離母親100多公裏外的地方長大、結婚、有了兩個女兒。長大後，他曾試圖尋找過自己的親生父母，始終沒有回音。

2022年3月，一份DNA鑑定報告重寫了這個悲劇結尾的故事——人們發現，這對母子，曾在命運的推動中數次靠近對方，并一次又一次錯過。

那個夏天

楊茹丹記憶中的那個夏天是從暈眩開始的。1991年，她和弟弟徐劍鋒坐上浙江臺州到廣州的綠皮火車，三天三夜才到終點站。她記得那種感覺，你停下來，但感到火車仍在咔嚓咔嚓往前。那年她6歲，弟弟4歲。

城市的一切都是新鮮的。那個時候椒江許多老鄉南下廣州闖蕩，媽媽楊素慧和爸爸徐普明也在其中。廣州市越秀區沿江西路49號，南方大廈，這座珠江邊的12層高樓是許多人財富夢想的起點。

楊素慧和丈夫靠着在那裏售賣眼鏡賺到一些錢，打算讓孩子來廣州見見世面。在這之前，姐弟倆被分開寄養在老家，從未出過遠門，也很少在一起生活。

但廣州的夏天跟茹丹想象中不太一樣。爸爸媽媽總是在吵架，爸爸酗酒、打麻將，喝醉之後就打媽媽。她和弟弟恐懼着一起拖住爸爸。一個多月後，弟弟丟了。爸爸吵得更厲害。

在徐普明講述的版本裏，徐劍鋒是被兩個人拐走的。那天中午吃完飯，他帶着兒子在南方大廈二樓休息區午休，兩個男的一左一右坐在他旁邊抽煙，之後他昏睡過去，醒來兒子就不見了。他一度懷疑那是迷煙。

當天，他們發動所有老鄉一起找兒子。火車站、碼頭、市區，登報紙、貼尋人啓事，沒有音訊。徐普明說，找了兩天後，他不好意思再麻煩別人，就沒有再推進。但在北京衛視《生命緣》2016年播出的節目裏，楊素慧說，兒子走丟後沒兩天，徐普明就回到了牌桌上，借此忘記痛苦。

不久後，徐普明回了椒江老家，楊素慧留在廣州。兒子是在廣州丟的，她一定要在廣州找回來。2022年3月13日午後，楊茹丹坐在臺州三門縣的一家酒店裏聊起這些，後知後覺那年夏天對於這個家庭的每個人而言都是一次劇烈動蕩。普通的人生從此被截停。

兒子丟失之後的許多年，楊素慧在廣州邊打工邊找兒子。她賣過眼鏡，開過理發廳、KTV、小吃店、理療店，賺到錢，再把錢投入路費：爲了尋找徐劍鋒，她走遍全國20多個城市，成爲廣東尋親“難友”裏衆所周知的“楊姐”。在很多家長眼裏，楊姐熱情大方，意志力超出旁人，從不輕言放棄。

直到大約2014年，楊素慧被查出肺炎，後來轉爲肺癌。害怕樣子改變後兒子認不出自己，也害怕耽誤時間，她拒絕做化療，病情逐漸惡化。

楊素慧在三門縣城醫院度過了生命中最後一個月。當時癌細胞已經侵入骨髓和腦袋，她偶爾恍惚，不認識人。楊茹丹有次抱她去廁所，她一把抓過來，大聲喊着你是壞人，是搶走我小孩的壞人。清醒的時候，她說出的唯一遺願就是找到兒子。

2017年1月，楊素慧因癌細胞擴散去世。陵園墓碑的背面，幾行文字總結了她的一生：到此願（元）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小劍鋒……楊素慧28年風餐露宿，歷經坎坷，泣

血尋子。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多達20多個城市，她痛斷肝腸，思子成病，長眠于此，心願未了，含悲九泉。

然而，今年年初，這個悲劇收場的故事突然有了奇迹般的轉折。一直陪伴楊素慧尋子的寶貝回家網站志願者燕子說，今年2月，一家廣州的媒體重新報道了這則充滿遺憾的新聞，被公安部相關人士看到後，警方自發加快了尋找速度，想要幫這位母親完成遺願。

3月6日，楊茹丹收到了燕子發來的消息，弟弟找到了。對方發來一張照片，讓她認一下。她立刻回復，這個絕對是的，不會錯——照片裏的那張臉，和爸爸年輕時長得幾乎一模一樣。

錯過

3月5日夜裏，廣東省惠州市大亞灣區的村民蘇宇（化名）被一通重慶警方的電話驚醒。對方告訴他，我們替你找到親人了，你就是那個楊素慧的兒子徐劍鋒。他當時祇覺得名字很熟悉，後面才想起來，那就是6年前自己聯系過的楊阿姨。

你很難相信這就是事實，但它確實無疑地發生了——這對母子彼此尋找，曾經數次靠近對方，却一次次遺憾錯過。

2016年，徐劍鋒偶然在手機上刷到了一則新聞。文章大意是，癩癩媽媽尋兒25年未果，生命進入倒計時，希望在死亡到來前找到兒子，兒最後一面。文章裏附有一個小男孩的照片，他覺得跟自己長得可真像，就照着尋人啓事上的電話打過去，問，你們是不是在找徐劍鋒？我覺得我就是。

是楊素慧接的電話。她讓他加微信，提供一張照片過去，又問了幾個身體特徵。後來姐姐楊茹丹說，徐劍鋒當時發來的照片是俯視視角的自拍，五官和臉型都有點變形，和本人很不一樣。媽媽和幾位親戚也辨認過，覺得不像。另外幾個身體特徵也都一一被排除了：徐劍鋒說自己身高1米83，但楊家和徐家都沒有那麼高的親人；小時候的單眼皮長大了變成了內雙；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屁股上有一塊小雞蛋大的胎記。

當時，在前來認親的人裏，楊素慧覺得在部隊當兵的那位男士更符合兒子的特徵，一直把關注的重心放在他身上。但對方在最後約定見面時爽了約。後來，志願者又嘗試聯系過徐劍鋒，他說自己大約是在海上，信號不好，沒有接到電話。

作爲惠州小漁村裏的資深漁民，徐劍鋒終日在海上漂浮，經常收不到手機信號。他習慣的娛樂方式是下載《凡人修仙傳》《鬥破蒼穹》之類的離線小說，打發漁船上的漫長時間。

大海和漁村是他最主要的生活半徑，他連鎖上都很少去。初中輟學後他曾去深圳短暫打過兩年工，進過電子廠，也給餐館做過領班，最終又回歸了出海打漁的老本行，繼承養父的傳統技藝。

他從小就知道自己是村莊的外來者，是“撿來的孩子”。長大後，他在養母的鼓勵下，零零散散地找過幾次親生父母，“很渴望和家裏人相遇，越長大越會想，哪裏是我的根？（心裏）很不舒服。”早在十一二年前，徐劍鋒就去當地派出所采過血，但當時的數據庫并不完善，沒能和楊素慧匹配上。

2016年那次發出的信息被否決後，徐劍鋒和楊素慧沒有過多的交集，他對楊的印象僅僅是一位讓人心疼的、普通的尋子媽媽，兩個人成爲微信列表裏的網友。徐劍鋒記得後來他又給楊素慧發過幾次微信，問候她尋找兒子的進展。但當時楊素慧的身體已經支撐不住，很多消息是志願者幫忙回

復的。

2017年1月23日清早3點30分，楊茹丹通過楊素慧的朋友圈告訴親友，媽媽剛剛過世了。8分鐘後，徐劍鋒在下面留了言：一路走好楊阿姨。他記得當時就像丟失了東西，心裏亂亂的。整整5年後，楊劍鋒才知道自己是在和媽媽告別。面對多家媒體，他總是提起這天清早的驚醒，提到這種無法解釋的偶然。真是命運捉弄人，他說。

被人販子帶走後，徐劍鋒一直在惠州的偏僻小漁村生活，和楊素慧所在的廣州相隔100多公裏。初中畢業兩三年後，徐劍鋒曾去過廣州，一位朋友約他去玩，他搭火車到廣州站。那是楊素慧曾數次張貼過尋人啓事的地方，但在徐劍鋒終于踏足時，早已找不到那些痕迹。

後來他回想，好像在街上看到過兩次貼滿海報的“尋子車”，那上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照片？

事實上，在接到警方電話之前，徐劍鋒一度以爲已經找到了親生父母。對方主動找來，自稱徐劍鋒是自己的私生子，母親偷渡去香港至今下落不明。當年春節，徐劍鋒跑到對方家拜年，在外人面前，那人却介紹他是好友的孩子。之後幾年，除了過節問候，他和對方沒有過多的聯系，對親情也漸漸失去了期望。

平行時空裏，楊素慧也曾以爲自己找到了兒子。有幾年，她認定老家附近一戶村民收來的養子就是徐劍鋒。她帶上表姐，有時候是妹夫，一起去人家村裏偷偷觀察。最激烈的一次，她被當地20多位村民追着毆打。還有些騙子假裝來認親，喊楊素慧媽媽，讓她幫忙買個電腦，或者找份工作，她都沒拒絕。

後來她評價自己，好像有點癡癡癡癡，飯也不怎麼吃，每天在街上漫無目的地坐車，從一個終點坐到另一個終點，看看來去，希望人群裏有兒子的身影。

兄弟

弟弟走丟後，楊茹丹從廣州回到臺州，開始了更漫長的寄養生活。小學快畢業時，父母正式離婚，離婚協議書是她來簽的字。之後，父親重新組建了家庭，幾乎缺席了她的成長。

楊茹丹在舅舅家住到讀初二，又轉到小姨家借住。她一度怨恨過楊素慧，爲什麼別人都能有媽媽在身邊，可以過正常的生活？那時候她最盼望的就是過年，媽媽大約祇有那時候會回來。

楊素慧後來表達過對女兒的虧欠。“我每次回家的時候，我女兒都不理我，看到我就不高興，就躲在一邊。我說她一下，她就說，你又沒有管我，你又沒有養我，你不要說我。我心裏說了一千遍對不起，但對着她，我嘴巴就不想說。我什麼都不想说。”

楊茹丹的丈夫是她的初中同學。她說自己最初願意嫁給他是看上了對方家裏溫暖的氛圍。大學放假的時候她去丈夫家，婆婆做飯好吃極了，她一周能胖好幾斤。她太想有個家了，于是結了婚。

沒有庇護的人總是成長得最快，她說，自己很早就學會了獨立。大學畢業後，她做過幾年外貿，生了小孩後不能頻繁出差，就和丈夫一起在縣城開了家小吃店。

3月13日晚上，失散31年的弟弟終於在一堆鏡頭的圍攻下和楊茹丹見了面。這張臉變得方正、黝黑，個子也遠超想象，如果在街上碰見，她沒把握能認出來。連綫直播的記者問徐劍鋒，對家鄉有印象嗎？對姐姐呢？他搖搖頭，沒有講話。姐弟倆第一次坐在一起，顯得疏離尷尬。

直到躲進酒店房間，擺脫了鏡頭和審視，徐劍鋒才慢慢放下戒備。他拉開衣服向我們展示傷痕，

從胳膊到腰部，再到腿，有數個傷疤。最嚴重的是手臂上的燙傷，那是六歲的時候，堂哥捉弄他，他躲開的時候不小心撞到了爐子，熱湯澆了下來。如今，傷疤隨着發育被撐開了，變得比以前更大。

他宣泄一樣地講着自己的童年。養父母家有自己的兒女，他始終像個外人。哥哥姐姐犯錯，最後背鍋挨打的常常是他。在那個小村莊裏，小朋友們不跟他玩，叫他“野孩子”。八九歲的時候，他跟在別人後面去摘野果子，對方推了他一把，他從斜着的、七八層樓高的山坡上滾了下去。幸好沒有石頭，不然大概起不來了。

還有那次，他去游泳被同村的人按着頭喝海水，感覺自己已經快要沉下去了，最後掙扎着一個人游回岸邊。“我就是命硬，沒有死掉”，他說，自己從小就學會察言觀色，性格柔軟，寧願被別人負，也不願意負別人。

楊茹丹在旁邊默默聽着，大概是想讓弟弟不那麼難過，她開玩笑地攀比起自己童年的苦，比如小時候被狗咬傷却没有治療，比如一個人在山上睡了整宿也無人關心，“我們姐弟倆命都很大”，她說，“我們吃了這麼多苦，能活着，能找到家，就已經很好了。”

知道徐劍鋒要回鄉認親後，阿平從河源一路開車趕過來，想陪陪兄弟。他們兩個是初中同桌，友誼延續至今。小時候，阿平被叫做“流浪平”，家裏更貧窮，和徐劍鋒屬於難兄難弟。徐劍鋒的養姐對他很好，中學的時候，養姐被送到別的城市的名校讀書，每周的生活費會省下幾塊錢，塞給徐劍鋒。阿平記得，用兩塊錢可以買一大份米粉，徐劍鋒總是和他分着吃。

在阿平看來，徐劍鋒是個心事很重的人，有什麼痛苦更願意自己消化，很少向外人傾訴。如果實在需要，也祇會告訴他。這次DNA結果出來後，徐劍鋒第一個發消息給他：原以爲安然地過一輩子，却突然來了暴風雨，摻雜着很多說不出的滋味。

知道DNA結果後，徐劍鋒開始在互聯網上翻找有關媽媽的一切新聞。“感受到她實在很愛我”，他沿着媽媽的講述，將自己的碎片記憶一點點拼湊起來：徐劍鋒想起來，自己曾在一個山頂小屋裏和兩位陌生叔叔生活了一段時間，後來他偷偷跑出來，那裏有長長的臺階。流浪一段時間後，他來到小漁村，被養父自己一家收留。這時候他才知道，自己是被拐走的。

認親的這兩天，茹丹一直陪着弟弟，在各種親戚之間周旋。站在媽媽的墓碑前，兩個人緊緊依偎在一起。劍鋒始終沒有離開過姐姐身邊。第三天中午，徐劍鋒開了一場直播，爲姐姐一家做菜。聽說姐姐愛吃辣，他特意更改了熟悉的廣東口味，在菜裏加了辣椒。

茹丹覺得自己總算完成了媽媽遺願，放下一樁心事。在她的記憶裏，和弟弟上一次這麼親密，還是1991年的那個夏天，他們剛到廣州，生活的巨變尚未來臨，爸爸媽媽帶他們去廣州的兒童公園，玩滑行的飛機船，在新華書店門口，弟弟坐上了石獅子，他們拍照合影，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。

改變

三十一年前的時間改變了這個家庭的每一個人。茹丹是在當了媽媽後，才真正理解、原諒了楊素慧。如果是自己的兒子丟了，她會和媽媽做一樣的事。

爲了在廣州等劍鋒回來，楊素慧起初一直住在1991年兒子走丟前的房子裏，後來人家不租了，她就搬到附近一兩站公交遠的地方重新租了房。茹丹記得，中學寒暑假的時候，她去陪媽媽生活過，媽媽做飯的手藝始終沒有進步，總是

把所有菜大雜燴煮在一起。住的那個房子環境很不好，夜裏睡覺，老鼠會唧唧唧在隔板上跑，還要半夜起來捉老鼠。後來楊素慧把那個小房間買了下來，一直住在那裏。她害怕再次被迫搬到更遠的地方。

至于找弟弟的痛苦，媽媽好像從來沒跟她提起過，直到聽其他尋親家長和志願者說起，她才知道媽媽受了這麼多的苦。

在楊茹丹的記憶裏，媽媽年輕的時候洋氣漂亮，家裏留着的老照片裏，她穿時髦的露肩襯衣，藍色的超短褲，臉上挂着明亮的笑容。媽媽去世後，茹丹一直拖着沒有去收拾廣州的房間。她總覺得如果不收拾，媽媽就一直還在那裏，在遙遠的廣州找弟弟，像之前的許多年一樣。

直到一年後，她才在小姨的陪伴下去了廣州，收拾媽媽的房間。小小的房間裏，弟弟的照片貼滿了一整面牆，桌子上、箱子裏堆放着大量的尋子資料和海報，還有一本本的筆記。那時她才知道，原來媽媽睡不着的時候，一直在記那些東西。

她把所有媽媽寫了字的東西都打包寄回了臺州，想等弟弟回來，留給他看。

失散的30多年裏，徐劍鋒在惠州結婚成家，已經有了兩個女兒。他說自己曾非常抗拒婚姻，也對養父母的偏愛有埋怨，但現在他們也老了，養哥去了別的城市工作生活，養姐嫁出去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父母身邊祇剩下他了。

就連徐普明也變得更念舊。兩三年前他中了風，抽煙喝酒的愛好成爲禁忌，手指連麻將都拿不起來了。說話變得遲鈍，思維跟不上，反應變得很慢。徐劍鋒回來之後，他坐在旁邊，偶爾瞟一下，始終沒有單獨說過什麼話。但茹丹知道，他一定很開心，畢竟是自己的親生兒子，劍鋒走丟之後，他也一直沒有自己的小孩。

徐劍鋒被姐姐一家帶着故地重游，想盡量找到自己小時候的記憶。他說，自己已經忘記過一次，不想忘記第二次了。當然，家鄉的一切都變了，老家門口的河水變得渾濁，河對面的廣闊莊稼田，現在都蓋滿了新房。

始終沒有變化的似乎祇有那些仍走在尋子路上的家長們。徐劍鋒回鄉認親，對尋親家長們來說，也是一次大事件。他們從各地趕過來，希望能吸引一些媒體的注意力。

這天早上，三門縣陵園的街道邊鋪開長長的尋子啓事。一位母親說，自從她的小女兒在揭陽山村無故失蹤後，痛苦和記憶開始并存。每當想起11年前的那天早晨，她就忍不住地質問自己，爲什麼沒有看管好小孩？現在，大女兒和二兒子都已經結婚成家，時間終於完整地屬於自己，她開始出遠門參與綫下尋親活動。

羅傳輝在尋女路上已經走了32年。在1990年代，他就認識楊素慧了，兩個人都是尋親難友聯盟裏的釘子戶。他說自己曾和拐賣女兒的人販子打過交道，沒有直接證據，拿他沒有辦法。他甚至去找過人販子的親戚從中幫忙溝通，願意給他錢，什麼都行，祇要女兒能回來。前幾年他得知消息，人販子因爲車禍去世了。

楊素慧患癌之後，羅爸爸和其他家長一起去廣州醫院看望過，楊拜托他們繼續幫自己找下去。後來，他就把尋找徐劍鋒的海報帶上，和自己家的海報擺在一起。徐劍鋒找回後，他第一個去了惠州，想知道能不能找到和自己女兒案子有關的綫索。

羅傳輝覺得自己似乎有了些許新盼頭——1990年走失的女兒羅妙荃，也能和“小劍鋒”一樣，完完整整、平平安安地找回來。